



艺术家
档案

罗工柳(1916-2004)

广东开平人,著名油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早年就读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38年夏到延安,曾创作大量版画。1949年底参与创建中央美术学院,曾先后任绘画系主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1955年至1958年在苏联(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留学。现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二画室前身就是他曾经主持过的“罗工柳工作室”。代表作品有《地道战》《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前赴后继》等。

著名油画家,已故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罗工柳先生,曾与海南结下过很深的缘份。1960年他曾经到海南写生,创作了《三亚鹿回头招待所》等海南题材的油画作品。他一生中两次最主要的艺术变革中,油画的变革与海南有着很大的关系。罗先生早年就读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时,与两位海南人卢鸿基和王惠尼结下了深厚友谊。他曾秘密主持过第二至第四套人民币的整体设计和绘制工作,在人民币二元券背面所印制的景观就是天涯海角的“南天一柱”,由此可见海南在罗先生心中的分量。著名雕塑家、罗先生当年的好友卢鸿基的后人卢家荪,深情回忆起罗先生当年画海南的点滴往事。

罗工柳画海南 雄风快意海上来

文\本刊特约撰稿 卢家荪



罗工柳海南画作《半边天》

我在海南工作时,常听一些同行议论,椰子树是如何如何地不好画。这其中包括一些长年在海南生活的本土画家。是故,有一次和罗工柳先生闲聊时,我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因为他曾到海南写过生,想听听他的经验。但罗先生回答:我并没有觉得椰子树有什么不好画,只是感觉海南的光照确实太强烈,不大好处理。不过,我还是画了一些风景,海南的风景很有特色。说完,就找出几幅以前在海南作的写生,这幅《三亚鹿回头招待所》就是其中之一。

油画变革与海南有很大关系

在罗先生描绘海南的作品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几幅肖像写生:《黎家姐妹》《半边天》《女突击队员》等,几乎他所有的画集都收印了这几幅肖像。但风景却少见,或许,相较肖像而言,他真的不是很满意。然就先生的艺术经历来说,这是一段很重要的“蜕变”过程。他自称:“我一生有两次最主要的艺术变革,一次是木刻,一次是油画。”而油画的变革就和海南有很大的关系。

1959年秋,罗先生从苏联留学回国后,连续在北京、杭州、广州、大连、武汉、西安等十余城市办了油画习作展览,展览在专业界反响很大。当时,全国都在讨论“油画民族化”,很热烈。罗先生以为“油画民族化”不是空谈,而是实践。他在回答油画“变”(民族化)的关键是什么时说:“我个人的实践是变写实为写意。”为达到“创造中国自己的油画”的目标,他决定在风景写生中寻找新的感觉和手法。他作画的“题材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可以说是变人物为草木山川。”

1960年春,在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支持下,罗先生开始在国内各地进行油画写生。他首先到了海南,在那里,他环岛画了一圈。30多年后,他在回顾这一段的艺术心路时说:“1960年我到海南岛写生,不知怎么回事,风景画我画不出来了,可能那个环境的阳光把什么都照得太清楚了,有点不适应。到了桂林就好一点,画了《漓江雨》……大概就是有了虚的东西,有了山色空濛,有了空间气韵。”

我想,罗先生在这两个地方之所以有不同的感受,还有气候的原因,以我在海南十几年的生活体验,我觉得,海南的阴天也是很有气韵的,尤其是在刮台风的时候,流云翻滚,变幻无穷。联想起先生曾对我说:练习色彩,主要是多画风景,而画风景,最好是在阴天画,那时的色彩变化最丰富,也最微妙。因此,我以为罗先生并没有认定海南的风景不能画,只是不易画好了。实际上,在罗先生结集出版的好几本画册中,也都收了在海南的风景写生,这说明他在海南还是画出了一些满意的作品,只是不多而已。就研究罗先生绘画风格的变革过程而论,无疑,他在海南的写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

罗先生与海南感情不一般

认真欣赏一下这幅风景(《三亚鹿回头招待所》)写生,明显反映了罗先生绘画的写意特点:形式简明和用笔生动。形式简明,是先生在比较、分析了中西方的美术特点后的形式规律认识:“不仅要有‘虚’法,而且要有‘实’法。”在这幅画面中,近景的静和远景的动形成对比,湛蓝的天空和灰白的土地在明度上有显著的色差,强烈的阳光感使观者身临其境,能体会到直晒的灼热。而用笔生动,也就是手法灵活,是先生在油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技法表现经验:“油画要变描为画,进而变画为写。不是描、不是画,放笔直写,而是让胸中波澜通过笔的运动直接倾泻出来。”在此画面中,近处的椰树和远处椰林用笔是迥然不同,近者厚重、朴实,充满勃勃生机的骄姿,远者潇洒,飘逸,富有婆婆摇曳的动态。可以看出,画者在作画时是很激动、很有感情的。

说到感情,据我所知,罗先生与海南的感情还的确不一般,先生早年就读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国美术学院),晚年他在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自己没有经济来源,如果不是考取了免费生,不是一些朋友帮助,我根本上不下来。”而这“一些朋友”就有海南人,每次罗先生和我聊起往事时,总爱念叨:“我在上学时,关系最好的两个朋友都是海南人。一个是高班的卢鸿基,

罗工柳海南画作《军港》



一个是同班的王惠尼。他们在生活上对我帮助很大。卢鸿基,我们一直有联系;王惠尼自抗战初期分手后就失去了联系,不知现在何处?我很想念他。”卢鸿基公是我的先人,因此,我很早就知道,他们在学校时,虽然不同班级,但来往密切,课余总在一起,经济上也彼此不分——他们三人一直在校外合包伙食。特别是卢鸿基公,和罗先生在意识形态上也一致,曾一同投身抗日,这也是先生不能忘怀的——在有关他的许多介绍或研究中总要提到这段交情。

因学生创作的《红色娘子军》受牵连

1961年,罗先生曾主持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班的教学工作,这是他艺术教育中很重要的一段经历,而这也和海南有关系:研究班有个学生叫项而躬,入学前是广州军区政治部的美术创作员,罗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学生,“他(项而躬)的色彩感觉很好,作画用笔豪放,很有才华。毕业创作他选择了‘红色娘子军’的题材,我考虑他有部队生活基础,因此很支持他,并让他到海南岛娘子军活动的地方去进行实地考察。这件作品以墨绿、深灰为基本色调,画了一群战斗以后在深山老林中歇息的女战士,暗夜中有些淡淡的银色月光,指挥员在研究下一步作战计划,周围的战士头靠着头躺着,突出了艰苦的条件和不屈的斗志。”

这幅创作表现的是“暗夜”,之所以这样处理,除了作者本人的构思外,是否还有导师的写生经验或意见呢?我想是肯定有的,因为罗先生喜欢冷色调,尤其偏爱青绿色调——这大概与中国古代壁画的影响有关。然而,麻烦也就在“墨绿、深灰”色调上;1963年,油画研究班举行毕业创作展览,由于作品创新颖,个性明显,突破了当时艺术创作上的一些程式和“禁区”,在美术界引起了强烈地反响,特别是项而躬的《红色娘子军》,“没有回避革命战争的艰苦环境和悲剧气氛”,更是引人注目。但不想,一天晚上,自诩“革命文艺旗手”的江青也去看了展览,一见这幅画,非常恼火,当场就破口大骂:“什么红色娘子军,简直是黑色娘子鬼!”这一来,作者就倒霉了,批斗、降职、下放,受尽磨难几乎丧命。作为导师的罗先生也受到了牵连,尤其在“文革”中被当作“宣扬修正主义艺术的黑教头”。

在罗先生的艺术生涯中,他自觉最有意思的事情是秘密主持过第二至第四套人民币的整体设计和绘制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在第四套人民币中,二元券背面所印制的景观就是天涯海角的“南天一柱”,绿色的调子,清新、明快。当我告诉罗先生;这张人民币被海南人放大成一个广告牌立在了“天涯海角景区”的入口处。他感到很惊喜,遗憾的是,因为事涉机密,在先生生前我没有听他说过在设计和绘制人民币时的种种想法,但从此卷面的设计中,我们能否看出海南在罗先生心中的分量呢?就此而言,海南人也是应该知道罗先生的。

(文中引文主要引自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罗工柳艺术对话录》)



三亚鹿回头招待所(1960)

罗工柳 作